

烽火

李增新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李增新，曾用名李喜良，出生于河北省唐县，1979 年就读于大庆石油学院（东北石油大学）炼制系化学专业，理学学士。任华北石油卫生学校讲师，高级讲师，学生处主任。任渤海石油职业学院护理系主任、党支部书记、思想政治教育部主任兼书记。

烽火

李增新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号(CIP)数据

烽火/李增新著.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202-10791-1

I .①烽… II .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6945号

书 名	烽 火
著 者	李增新
责任编辑	马 丽
美术编辑	李 欣
封面设计	孙宏光
责任校对	张三铁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华北石油报印刷厂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32.75
字 数	355 000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10791-1/I·1098
定 价	6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河北省唐县最南端，平汉铁路线西侧，就是我的家乡。晚上，乡亲们在隆隆的火车声中睡去；清晨，乡亲们在隆隆的火车声中醒来，日夜就这么交替，四季就这么轮回。七七事变后，日本人也跟着隆隆的火车声来到这里，不同的是，火车来了就去，可这日本人来了就怎么也不愿离去，于是，这里就成了乡亲们游击抗日的战场。

在我年纪还小的时候，无论是劳作中的小憩，还是饭后的闲聊，村里的老人总是会讲起那些抗日的故事。有些是他们亲身经历的，有些是他们道听途说的，无非是日本人的残忍，或是抗日的壮烈。他们选择了抗日，因为那个年代他们别无选择。为了家里老小，为了邻里乡亲，为了那一口气，他们不惜个人的财物，也没有顾及生命的安危。

时至今日，子女早已安家立业，自己也已退休在家，只是闲暇无事，那些抗日故事总在耳边萦绕，突发奇想，成就此书。怎奈笔干纸涩难以尽意，权当抛砖引玉以慰英灵。

在小说的编写过程中，渤海石油职业学院张庆国老师给予了文字、文学多方面的指导，桑尽东主任、孙宏光主任不辞辛苦，精心设计封面，河北省教育厅袁彦召处长，渤海石油职业学院韩贵金副院长、朱彦华、于庆妍和张薇等老师、同志给予帮助，给我增添信心，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目 录

第一章	国军溃散狼狈南逃 日寇嚣张长驱西进	(1)
第二章	大好河山日寇强占 东亚共荣百姓受欺	(10)
第三章	筑贼巢强占千亩地 忍怒火修建魔鬼窟	(16)
第四章	过新年明辉遇恩师 谈心语贵亮指迷津	(24)
第五章	高贵亮妙手引路 众青年小试牛刀	(33)
第六章	别慈母明辉进山 遵师命部队受训	(38)
第七章	新兵连弟兄入伍 初交战明辉立功	(48)
第八章	求丰收洛年打井 入组织明辉返乡	(54)
第九章	抢收麦明辉组互助 建大队老万寻兵器	(64)
第十章	假土匪深夜“抢”粮 真误会李母训子	(73)
第十一章	日寇进村横行施虐 玉翠怒击东洋淫贼	(76)
第十二章	日寇出兵剿老贾 明辉冒险送情报	(85)
第十三章	百姓无奈遭强征 明辉送粮首杀敌	(92)
第十四章	上火车巧察敌情 送粮食妙探魔窟	(98)
第十五章	破袭战军民携手 攻车站竹下毙命	(104)
第十六章	八路军破袭获全胜 众青年参军别家乡	(115)
第十七章	恨日寇众青年誓杀敌 发钢枪游击队初建立	(121)
第十八章	请高人明辉下跪 修铁路文祥试枪	(127)
第十九章	爷爷怒斥汉奸侄 玉翠勇接苦难姑	(135)
第二十章	扰敌营初试锋芒 八二四日寇滥杀	(143)

第二十一章	老万根据地学战法 明辉铁路线炸军列·····	(156)
第二十二章	游击队深夜除奸 躲搜捕地洞藏身·····	(172)
第二十三章	四爷夜谈论英雄 玉翠舍命救亲子·····	(183)
第二十四章	挖地道明辉劳神 造地雷文祥出力·····	(194)
第二十五章	挖封锁沟日寇建囚笼 将计就计志刚进铁路·····	(200)
第二十六章	小王传指示信心百倍 老万读宝书眼亮心明·····	(216)
第二十七章	志刚智打假八路 洪川情批廉明辉·····	(226)
第二十八章	观地道洪川提建议 建大队党委出任命·····	(239)
第二十九章	卖豆腐新年探敌情 巧化装大队端据点·····	(249)
第三十章	中秋夜道口炸军列 受感动双喜投光明·····	(261)
第三十一章	止悲愤弟弟勇接手中枪 办喜事春华笑迎新娇娘·····	(276)
第三十二章	东洋鬼报复屠村害百姓 春华妻新婚当夫遭凌辱·····	(287)
第三十三章	高老爽拼死杀贼寇 张老万救民陷敌手·····	(295)
第三十四章	贼斋藤施计劝降 老支书魔窟斥敌·····	(302)
第三十五章	李明辉献计救老万 老英雄冒死护战友·····	(309)
第三十六章	施毒计日伪军进村清剿 布雷阵游击队大显神威·····	(319)
第三十七章	窦占山贪生叛变捕战友 四勇士以死相拼救明辉·····	(329)
第三十八章	日寇狗急跳墙疯狂大扫荡 明辉抓住战机智拔敌炮楼·····	(341)
第三十九章	铁汉书记泣诉反扫荡 游击队员进山送军粮·····	(358)
第四十章	定州城抢药精兵强将 吴老板献策大功告成·····	(370)
第四十一章	背药返回遇险阻 少妇舍子救众人·····	(382)
第四十二章	蔺仁兴见利忘义 冯春生送药进山·····	(389)
第四十三章	叛徒邀功设毒招 明辉妙计擒奸贼·····	(394)
第四十四章	日寇恼羞倾巢偷袭 文祥设计巧炸敌营·····	(400)
第四十五章	困英雄折将损兵 救危难单刀赴会·····	(413)

第四十六章	葬战友群情激奋 建家园万众一心·····	(431)
第四十七章	乘闲暇明辉建学校 出毒计汉奸抓抗属·····	(438)
第四十八章	善良农民被抓劳工 汉奸福山害人害己·····	(457)
第四十九章	任务重洪川上阵 敌情紧明辉负重·····	(469)
第五十章	保队长张忠诚开枪犯错 挑重担李明辉二进敌营·····	(477)
第五十一章	护首长精心安排 遇意外巧妙化解·····	(484)
第五十二章	平民建房遭屠杀 四蛋报信灭敌寇·····	(492)
第五十三章	特务队逞凶欺民众 游击队设计捉汉奸·····	(498)
第五十四章	五营雄赳进村庄 村民愤怒斥财主·····	(502)
第五十五章	明辉接命令受降 日寇无条件缴械·····	(511)

第一章 国军溃散狼狈南逃 日寇嚣张长驱西进

秋天傍晚的夕阳格外鲜红，晚霞映红了半个天空。远处，太行山像舞动的音符，此起彼伏，绵延不断；西北面几十里的卧牛山像劳作了一天的老牛，累了，伸长脖子，休息了；西山则像慈祥的老母亲，张开臂膀，等待着晚归的太阳。

铁路边的棉花地里，老张头正带着家人和几个乡亲赶着摘棉花。几天前回娘家的玉翠也在这摘棉花的人群中，爷爷说让奶奶给翠儿看孩子，翠儿也去帮着摘摘棉花吧，这白花花的棉花不摘回来，让人心疼啊。玉翠手里摘着棉花，心里却想着自己回娘家了，眼看也该收秋，明辉在家忙活，衣服有人洗吗？婆婆也可能想孙女小凤了。

往常，大伙儿一边摘棉花一边有说有笑，时不时活动一下弯曲的脖子和弓着的腰，看看天空白白的流云、瞧瞧周围绿绿的远山，享受着老张头家长式的责骂。张老头不是训斥儿子不认真，就是责怪孙子没摘干净，他觉得儿孙是自己家的血脉，自己有责任严加管教，将来也好给先人们有个交代。不过，有两个人老张头是绝对不会骂的：一个是儿媳，儿媳和女儿可不一样，老张头有些话不敢骂也骂不出口；一个是孙女，孙女乖巧可爱，老张头不忍心骂更不舍得打。

今天，大伙儿没有了说笑，只顾着低头摘棉花。虽然大人们什么也没说，小孩子们还是觉察到了什么，也不敢追逐打闹了，一个个老老实实跟在大人身

边，帮忙摘着棉花；老张头也不像以往，时不时低声提醒大伙儿，把大朵摘摘就行。

大伙儿心里明白，前些天眼见国军沿铁路边的公路没命似的往南溃逃，感觉这天下就要大乱了，这安安稳稳的日子恐怕是没有了。在地里干活就曾看到，几个国军伤兵从汽车上下来活动，还没等他们站稳，遇飞机轰炸，身后的汽车就开跑了。被甩下的伤兵们在路边哭着喊着，又是磕头又是作揖，但是没有一辆汽车在他们面前停下来，乡亲们实在看不下去，把这几个伤兵领回家养伤。

北面过来的人说，日本兵快打过来了，说日本人在保定烧杀抢掠，有些村都被杀光了，这些鬼子杀红了眼，不分男女老少，连几个月的孩子都用刺刀挑，说得太吓人了。这兵荒马乱的，大伙儿命都不能自保，哪还有心思摘棉花，能摘几朵是几朵了。

突然，大伙儿听到一阵隆隆声由远及近，都吃惊地抬起头看，铁路上好多辆铁甲车飘着白底贴个红膏药的旗迎面开来，公路上也是一队队扛着这样的膏药旗、头戴钢盔的士兵。这是日本旗呀！日本人过来啦！这么快？

老张头感觉身边的棉花叶子在颤抖，他直直地站在棉花地里看着日本兵越来越近，不想看不敢看却又忍不住不看，“完了，怕什么来什么，这日、日本人真过来了，咋办？”老张头喃喃自语。大伙儿惊恐地看着一队队的日本兵，全都呆呆地站在那儿手足无措。

老张头的棉花地就在铁路边，有日本兵边行进边操着生硬的中国话朝他们喊：“花姑娘的不要害怕，摘花啦，摘花啦。”看样子，日本兵没打算在这里停留，队伍匆匆向南前进。老张头定了定神，看到公路上有日本兵行进的间隙，压低了嗓子跟大伙儿说，“快，回家。”放在地头的几堆棉花也顾不上收了，大人拽着小孩慌忙往村子里赶。

村里的人也听到了风声，有的人已经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找地方躲藏了。

晚上，老张头一家灯也不敢点，匆匆忙忙吃了晚饭，关了院门，一家人在

大槐树下谈论着白天的事。老张头长叹一口气说：“这中国是怎么啦？以往两军打仗，还枪呀炮呀地打上一阵子，怎么这东洋鬼子来了，国军就没魂儿似的只是向南逃！嗨，跑了也好，省的打仗。哎，这打起仗来，咱们老百姓也遭殃啊，那年我出门去长辛店，和当地许多老百姓一块被卷进战场，那仗打的尸横遍野，多少老百姓夹在中间被炮弹炸的尸体都没了，我在死人堆里趴着，等到天黑才跑出来，死里逃生捡回一条老命。可现在是日本人来了，以后要当亡国奴啦？当亡国奴也是生不如死啊，嗨。”

玉翠着急了，“爷，先别讲你说过多少次的事啦，说说眼下咱们咋办吧？”

“咋办？你没见当官的和军队都跑了，可咱们往哪儿跑哇？大家都不知道咋办，我哪能知道咋办哟，不过咱家有老槐树的神明保佑，也许会平安无事吧。”

老张头无奈地两手一摊，一会儿，老张头好像想起什么，就喊声：“玉明。”

“哎，爷，我在这儿。”正在认真听爷爷说话的玉明应声答应。

“明天你送你姐回太平庄吧，这兵荒马乱的，孩子还在这儿，赶紧回去吧。”

“行，明天玉亮我们哥俩送吧，爷。”玉明应声说道。

“明天你们走陶村大沟，从铁路桥洞过去，路上机灵点，不行就到路边的棒子地里躲躲，一定把你姐安全送到婆家。”

“放心吧，爷。”玉明多少有点嫌爷爷唠叨了，但是天黑看不到表情，听口气还是听爷爷的，大家也知道，爷爷是怕玉翠在这儿万一有点闪失，不好跟婆家交代，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

平时乡亲们忙活地里的农活，为了听听周围的一些事，大伙儿无论是中午还是晚上，端上饭碗，蹲在街上东拉一句、西扯一通。现在街上空了，几位常来的邻居也都是翻墙过来的，大家都在愁眉苦脸，不知所措。在大槐树下议论一阵子，谁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大家在那里唉声叹气，都知道做亡国奴肯定不会好受，可又有什么办法。最后一个个怀揣忐忑不安之心，翻墙各回各家。

第二天，玉翠在两个弟弟的护送下，顺大沟走到铁路边，看到铁路上还没

有日本兵，赶紧穿过铁路桥洞，一路小跑赶到了西太平庄。

这太平庄在铁路西侧七八华里，定州、唐县两县的交界处。据说历史上有东西南北四个太平庄，后来因为南太平庄人感觉到自己的村子名字不好，干脆就与西太平庄合并了。这里地处太行山南麓，长年累月雨水冲刷出许多西北到东南的沟沟壑壑。虽然这里土地并不肥沃，但是三个太平庄的人无论穷富，多少代人都非常注重让孩子读书上学，人们有句话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上学”。这里曾经出过翰林，秀才那就不用说了，太平庄在这一带有文化村、秀才村的美名。尽管美名远扬，可眼前村里真正能识文断字的，也就几个财主家的人，能在自己家办个私塾，让孩子像样的上学，其他人家的孩子们能学三两年，会写自己的名字，能算算日常的小账，不是睁眼瞎就不错了。

玉翠姐弟三人走进村里，看到人们三三两两的站在一起，谈论着、比画着，个个神情紧张。仨人走到家门口，玉翠不到五十岁的婆婆李大娘、婆婆婶都在小院唯一的枣树下扫落枣。一听刚一岁多的孙女小凤在门口喊奶奶，扔下扫帚，满脸笑容，一双小脚颠颠地跑到门口，抱过她几天不见的孙女，哈哈乐着看个没够，忽然想起还有玉翠的两弟弟，赶紧说：“玉翠快领你弟弟到屋子坐，明辉到地里收棒子了，咱俩晌午包饺子，招待凤儿的俩舅舅”。

玉明赶紧说：“大娘，别了，把我姐姐安全送到就行，现在这日本兵来了，兵荒马乱的，爷爷在家等着呢，让老爷子等急喽，我俩回去要挨吡的，再说，我们俩也真的还有事，得赶紧走。”

李大娘真心想留下他哥俩吃顿饭，见玉明说铁路上来了日本兵，一惊，刚才的欢笑马上没了。她见这哥俩决意要走，知道真留不下，也就没多说话，赶紧拿来一根长长的竹竿，照树上最红的枣打去。玉明、玉亮不知咋回事儿，急忙帮着捡拾地上的枣。玉翠明白婆婆在干什么，看打了不少了，忙说：“娘，不少了，再打婶子可不高兴啦。”

“看翠儿说的，我有什么不高兴的？你娘见你娘家人来送你回来，可高兴

得不知道咋办啦，这枣也熟了，挺好吃的，给你娘多带点。”二婶乐呵呵地边说边弯腰捡枣。

李大娘、李婶把捡起的红枣往玉明哥俩口袋里装，闹的哥俩挺不好意思，赶紧往门口走。

“回去让你娘也尝尝。”李大娘边装边说。

“大娘，我们都装不下了。”

看到哥俩的口袋实在是没法再装了，李大娘、李婶送哥俩到门口，玉翠把孩子交给婆婆，自己把俩弟弟送出了胡同口，一直叮嘱路上千万要小心。

爱给大伙儿说书的四爷和几个上年纪的老人在胡同口西侧的北墙根说话，今天四爷没有给大家说书，也没有像以往那样，和一群没事的老人东家长西家短地聊闲天，一个个站在那里心神不定地说着什么。见玉翠回来了，很远就赶紧打招呼：“明辉家的，刚从娘家回来？”玉翠见四爷问话，赶紧恭恭敬敬地说：“四爷，我刚回来。”

“车站上有日本兵啦？”

“夜了个后晌，我们一家人摘棉花时，亲眼看到那么多日本兵，铁路上、公路上都有，今天还有大队的日本兵，打着膏药旗，顺铁路往南走。火车站住了好多，听说苇店镇上也住了不少，吓得我爷赶紧把我送回来了。”

正说着，明辉和二叔赶着驴车拉着车棒子回来了，见到玉翠，明辉“噌”地从车上跳了下来，“你回来了，孩子呢？”“孩子在家，娘看着呢。”

明辉见四爷和几个长辈在这儿，对玉翠说：“你先回家吧，我有事问下四爷。”

玉翠坐上毛驴车车尾巴上，手扶车帮，跟二叔说：“二叔，走吧。”

“驾”。二叔“啪”地抽个响鞭，把驴车赶回了家。

“四爷，听说日本兵过来了。”明辉着急地问四爷。

“这不，刚才你媳妇说她昨天见到好多日本人沿铁路往南行军，车站周围

都有鬼子驻扎了。我也纳闷，中国那么多军队，抢地盘混战时互不相让，打得那么热闹，咋现在跟日本鬼子打仗，不见枪响就只知道跑，还跑那么快，看来我们中国的戚继光、岳飞不多了，不明白呀。”四爷心里也充满着焦虑、疑惑和失望。

人称“土财主”的蔺洛年整天闷头不是鼓捣他的几亩地，就是在家纺棉花织粗布，很少在街上聊天，今天破例也在这儿瞪着眼想听人们说话，此时也无奈地长叹一口气，插话说：“嗨，以往过兵，老百姓就得挨抢，杀人放火是常事，不知这日本兵、东洋鬼子咋样？”

“咋样？自古兵匪一家，土匪有时还念是百年不散的乡亲，你们说哪回过兵咱们老百姓不倒霉吧？中国的兵都这样，这日本兵能好的了？我听说这日本兵在东北、唐山、在卢沟桥、保定北边见人就杀，见妇女就祸害，连怀里抱着的孩子也不放过呀，比中国的兵匪坏多了，不是东西多了。”经常到北京跑生意的蔺天成瞪眼说，更是让人心神不安。

“那天成叔你说咱们就心甘情愿地当亡国奴，任由倭寇宰割？”明辉刚从棒子地里钻出来，满带汗泥的脸上显出焦虑、疑惑和愠怒。

“不让人家宰割又能怎么着，咱们中国的军队有枪有炮，听有些人说，好像在长城还有一些军队抵挡了一阵儿，咱们中国军队打得也非常勇猛，可这样的队伍少哇，挡不住小日本儿，现在被人家追的跑起来比兔子还快，你说咱老百姓有什么招吧？前几天我在北平亲眼看见那当官的，用汽车拉着他们的家小、姨太太，就像兔子看见老鹰似的往城外跑哇，那样子可真怂啊。就连咱们村长，前两集就全家收拾细软，去南方找他当官的儿子了？”蔺天成摇着头，生气地说着。

“也怨南方的那些共党瞎折腾，折腾来折腾去，现在日本人来了，国军也好共党也好，咋没人打日本人，都躲哪儿去了？”

“是，听高村长说南方的共党蓝眼睛，红头发，满口獠牙，凶得很，他们

简直胡闹一锅粥。”高村长的老长工马富才生气地说。

四爷不愿意听这些话，就说：“高财主胡扯，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听说那些人都是穷苦出身，带着穷人闹翻身的。”

“就像咱们这儿的土匪大老贾他们那样，劫富济贫？”马富才问。

“人家人多，听说国军派出几十万大军，围剿了好多回，可灭不了哇，如今这些人好像到大西北啦。我看到有的报纸说前些日子东北军少帅张学良、西北军的杨虎城兵谏蒋委员长，把老蒋都抓起来啦，还是这些人为了国家，没有鼓动张、杨两将军杀掉自己的仇敌蒋介石，反而和两位将军一块儿劝蒋委员长共同抗日，在老蒋同意后，把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和平解决。这气度，咱们这儿的大老贾哪能跟人家比呀！”说到这里，四爷突然住了嘴，左右看了看。

“哎，没有招哇，人家有枪有炮有钱的人都撒丫子跑了，咱们这种地的想挡也挡不住哇，想跑也没有地方啊。咱们在这儿抬杠，吵的再热闹，说出大天来也没有用。唉，仰巴脚擤鼻涕，弄到哪儿算哪吧。生气，回家吃饭吧。”大伙儿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各怀各的心思，悻悻地散开了。

四爷和明辉是近当家子，家都拥挤在狭窄的李家巷。大伙散了，明辉陪四爷回家。四爷上过几年私塾，一生喜欢读书，见识也广，现在老了，不经常出门，可有时看到有人从外面带回一两张报纸啥的，那非得要过来，翻来覆去地看上好多遍，不想看了，也得把它珍藏起来，留到以后再看。有事没事的时候，经常来明辉的二叔家串门，明辉和明理哥俩也经常缠着四爷，让他讲岳飞、讲杨家将等故事。四爷看着明辉长大，对明辉的脾性还是非常了解的，他拍拍明辉的肩膀，安慰他说：“世事造英雄，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历史，我相信中国决不会亡国。中国有四万万人，在这民族危难的时刻，就没有几个岳飞、戚继光？堂堂中华民族就这样让小小倭寇占领了？统治了？不会的。”说完，四爷看看明辉，他又觉得自己刚才的话太有鼓动性，就马上换了口气：“明辉，你还年轻，这世道乱，遇事不要太冲动，多动脑筋，该忍的要忍，该躲开的就躲躲，

你娘就你一个，眼前亏可吃不起呀。”四爷知道他的这个侄孙子：没有出生爹就被直奉战争的乱兵枪杀，母亲李刘氏为了给自己男人留下后人，一个人辛辛苦苦抚养儿子长大成人，对明辉严格教育、从不娇惯，把他培养成了一个懂事理、有血性，秉性刚直、为人忠厚的汉子。四爷从小喜欢他，怕他在这乱世一时冲动惹事吃亏，语重心长说了这几句。

明辉也明白四爷话的意思，扭头跟四爷说：“放心吧四爷，我不会惹事的。今几个我媳妇回来了，我娘肯定做好吃的，到我家吃吧。”

四爷婉言推辞，各自回家。

明辉的家在李家旮旯的二分地的一个小院内，不大的院落和二叔一家紧紧地挤着，分北屋和西屋，二叔家在北屋三间，明辉家西屋三间，但是靠南一间是两家的公用过道，放上和二叔家共用的木轮架子车、两家都离不开的一头毛驴，也就差不多满了，另外的两间屋子一间有个像样的窗子，靠最北边的一间只能放一个不足二尺的小窗子漏漏光。就这间经常见不到天日的屋子，就是明辉和玉翠他们曾经的新房，而李大娘只能在外屋角落了，若是冬天，那两家共用的毛驴也在这外屋吃草和拉撒，尿骚味大呀，实在是很憋屈。明辉娘勤劳、明事理，分家时没有和小叔子吵一句，说小叔子家人多，主动让出了稍好些的北屋。

这个出嫁不到一年就失去丈夫，而哭瞎了一只眼睛的女人坚信，凭自己的努力，咬牙也要带好儿子，也会过上好日子。这不，明辉长到八岁时，她吃糠咽菜，把明辉送进高家私塾上学。孩子就是一生的希望，她自己常说：“我自己不会写自己的名，砸了骨头卖钱也得让我的儿子识文断字。”如今儿子娶妻生子了，她感到高兴啊。今天见儿媳妇从娘家抱着孙女回来了，心中不知咋着好了。放下孙女，拿起面盆和面、剁菜，嘴里还一直有点遗憾地嘟囔着：“要知道你们回来得买上半斤肉哇，嗨，白面不多了，再包点山药面的，吃两色素馅吧。”

玉翠见婆婆这么高兴，包着饺子把昨天日本人过来的事说给婆婆听，婆婆

的话马上少了。玉翠见婆婆露出惊恐的神情，赶紧把话打住了。

明辉一到家就把小凤举过了头顶，逗得小凤咯咯直笑。见娘和媳妇在包饺子差不多要包好啦，就放下小凤，去过道里抱干柴火。娘边擀面皮边忧郁地说：“明辉，玉翠她们夜了个见好多日本人顺铁路过来了，这日本兵一来，世道又要乱，这可咋着哇？”

明辉听娘的话，知道娘是在为自己担心，一边用大瓢往锅里勺上水，点着柴火塞进灶里，边安慰娘说：“刚才在外面好多人都在说，怪不得前几天见那么多国军背着枪跑得比兔子还快，原来是日本人来了。这些有枪有炮的人都没有招，咱们老百姓有啥招哇？可我觉得这么大个中国，不会就这么完了吧？娘你放心，今后咱们多加小心，不惹事，咱们一个老百姓谁能怎么着了？”

“嗨，那年闹兵荒，一群逃跑的乱兵进家抢咱们的粮食，你爹不干，被那帮乱兵打死了，哎，一想起这，我的心、我这心里就直打哆嗦。这乱世可是要当心哪，惹不起人家咱们躲躲。你们有个好歹，娘可活不了哇”。明辉看到娘顺势用袖子擦了下眼泪。

二叔见侄媳妇回来了，也不顾屋子里的烟呛得眼睛生疼，坐在门槛上问起日本人的事，一则他也确实心里没底儿，再就是准备蹭饺子吃了。

“好，水开了，要煮饺子喽。”明辉为了缓和气氛，乐呵呵地喊着。